

日本

車

走

宋郭彖著

睽  
車  
志

上海慕光社藏版

# 睽車志卷一

宋 郭象 撰

宣政間。長安人有牧牛於野者。數亡其牛。尋之。牛臥一處。薦草肥軟。方丈之內。異於常草。自後每於其處。尋輒得之。一日大雪。視牛臥處。獨不積。異而掘之。深二丈許。得石匣。刻曰開元祭地黃琮。啟之。得琮形如今制。但白色美玉。而其中方寸許。作新粟也。大資鄭公億年說

事

長安近城官道之側。有大古塚。以當行人常所往來。故獨久存不毀。建炎初寇亂。有人發之。得古銅鐘鼎之屬甚多。驗歎識。皆三代物。篆爲隧道窟室。土堅如石。周匝皆刻成人物侍衛之狀。其冠服丈。

夫則幞頭。婦人則段紵。衣皆寬袖。頗類今制而小異。乃知數千載冠服。已嘗如此。

宣和間林靈素。希世寵倖。數召入禁中。賜坐便殿。一日靈素倏起。趨階下曰。九華安妃且至。玉清上真也。有頃果中宮至。靈素再拜殿  
下。繼又曰。神霄某夫人來。已而果有貴嬪繼至者。靈素曰。在仙班  
中與臣等列。禮不當拜。長揖而坐。俄忽愕視。暗曰。是間何乃有妖  
魅氣耶。時露臺妓李師師者。出入宮禁。言訖而師師至。靈素怒目。  
攘袂亟起。取御爐火箸。逐而擊之。內侍救護得免。靈素曰。若殺此  
人。其屍無狐尾者。臣甘罔上之誅。上笑而不從。

林靈素未遭遇時。落魄不檢。嘗從旗亭貰酒。久不歸直。其人督之。靈  
素計窘。卽舉手自捫其面側左頰。已成枯骨觸體。而餘半面如故。

謂其人曰。汝迫我不已。我且更捱右頰矣。其人驚怖。竟爲折券。亞韓

承  
卿  
知  
說

左賁字彥文。有道術。游京師。依段氏。甚禮重之。段氏母病。賁爲拜章祈福。乙夜羽衣伏壇上。五鼓始蘇。愴然不懌。久之。段氏甚懼。詰之。賁曰。太夫人無苦。三日當愈。祿算尙永。段問先生何爲不懌。賁曰。適出金闕。忽遇先師。力見邀。已可不辭。後五日當去。賁本意且欲住世。廣行利益。今志不遂。之不樂爾。既而段母如期而疾良已。越二日。賁卒。段氏悲悼。具棺衾斂之。賁兄居洛。段命凶肆數人。昇棺送之。旣舉棺。辭不肯往。云棺必無屍。某等業此久矣。凡人之肥瘠大小。若死之久近。舉棺卽知之。今此甚輕。是必假致宅物。至彼或遭訛詰。段與之約曰。苟有累。吾自當之。旣至。兄果疑。發視。衣衾而

已。段言其故。乃悟其戶解。

案微王舍人  
稽中說二事

孟通判者。密州人。丞郡青社。秩滿還鄉。素慕神仙長生之說。一日有道者謁之。故絮藍縷。疥癩狼藉。謂孟曰。以公好道。故來謁公。頃在青州。印施度人經。我嘗受一軸。公頗憶否。視文書御軸。取觀真囊所施也。又曰。我能燒汞爲白金。願以相授。孟曰。某不願也。乃曰。必不欲。姑試一觀。自於腰間取鐵數百。顧孟從者。令市汞至。則以寶鼎熾炭環之。解帶間劑投其中。有頃。取傾出。真白金也。他日。又至。曰。我來與公別。適得佳茗。願共嘗之。探懷取建茶一塊。裹以壞布。蠻蠶撲緣。孟有難色。辭以無茶具。道者取紙裹搘碎。顧爐中銀鑄。取水煮之。分注兩盞。揖孟舉啜。孟辭以太熱。久之。又言已冷。當留候再溫飲之。道者愠曰。果相惡耶。取茗覆之。不捐而起。孟猶送之。

門還見所覆茗。地皆黃金。其蓋及鎗。茗所漬處。表裏皆金。始知其異人。亟追訪之。已失所在。

儀真報恩長老子照言紹興間嘗與同輩三人行脚至湖南經山谷間迷惑失道暮抵一古廢蘭若相與投宿牆屋頽圯寂無人聲一室掩戶若有人居中惟土榻地爐以灰掩微火傍置一瓦缶視之則煮芋也諸僧正饑食之甚美已而視糊窓乃淳化中故綾紙度牒室中有數大甕所貯或芋或栗或山蕷了無鹽醯之屬俄有一人荷負芋栗自外歸被髮體皆黃毛衣故敗僧衲直入坐土榻見客不交一談與語亦不應答夜既深皆倚牆壁坐睡暨天曉已失其人所在惟爐火傍置四瓦缶其一已空蓋其人食之而出餘三缶皆芋栗煮已糜熟若以餉客者三人食之而出又行巖谷荆莽

中二十餘里。乃得路還。

紹興二十八年。外舅楊紫微。與陳申公俊卿。同爲小著省中。共處一  
位。在國史局堂之西閣。其東閣。則大著位也。時方虛其處。一日晨  
入省。則有老兵。雜經于西閣。掛梁間。趣命解之已死。二公不欲遽  
入。乃暫徙東位。外舅謂同省諸公曰。僭居此位。殊厚顏也。俄報二  
公同除大著。事雖倉卒。而應兆如此。

趙汝言字允之。死已數年。有遺女住子。淳熙乙未之冬。住子暴疾。其  
兄謙之。憐其孤幼。念之甚至。一夕夢至一所。高闕長廊。金碧輝煥。  
汝言在其間。方與一金紫老人對立而語。問老人爲誰。傍侍者曰。  
凌待制也。汝言援筆題詩于壁曰。彈指紅塵二十年。歸來瀛海浩  
無邊。夢魂相遇因隨念。珍重前身兄弟緣。老人繼題其後曰。處世

休論大小年。瀛關從此斷塵緣。芝階雲路逍遙處。羽蓋飛鯢不用鞭。汝言復顧語曰。住子已無恙。以兄念至緣因念結。故得與兄暫相遇耳。謙之方悟其已死。慟哭而覺。謙之自傳其事甚詳。

淳熙庚子八月十五日平江常熟縣大火屋居焚爇大半灼爛死者十餘人。先一夕許浦戍卒自府請冬衣還頓止距縣一舍。戍將夢被追至一所有冠服坐殿上呼戍將至庭下謂之曰明日常熟有變母得縱部下爲亂且令責軍令狀既寤驚疑及曉令戍卒皆止未得進獨從數卒先止郭外塔院遲疑未敢入俄而火作方烈焰猛熾若戍卒入邑必因救火剽掠爲亂矣神告何其昭昭也。

平江里俗舊傳識記云潮過唯亭出狀元又云西山石移狀元南歸淳熙庚子三月二十二日吳縣穹窿山大石自麓移立山半石所

經。草木皆壓藉。宛然行迹可驗。其秋八月十八日夜。海潮大至。過唯亭環城而西。穹窿在城西。唯亭距城東北。四十五里。明年省試。平江歲貢者盡下。唯黃由以國學解中選。未廷試。皆傳黃由魁天下。已而唱名果然。由字子由。平江人。而用國學發薦。南歸之驗也。承節郎孫俊民。家于震澤。歲除夜。夢長大人。其高出屋。行通衢。一手持牛角。一手持鐵釘槌。睥睨其家。以牛角擬門上。欲釘之。夢中與之辨解。長人乃去。以其角釘對門。姚氏家。其春姚氏舉家病疫。死者數人。

湖妓楊韻。手寫法華經。每執筆必先齋素。盥沐更衣。後病死。死之夜。其母夢韻來別云。以經之力。今卽往生烏程縣廳吏蔡家作女。時蔡妻方娠。是夜夢有肩輿及門者。迎之則韻也。云來寄宿。寤而生。

女。其母他日來視。女爲之啞然一笑。人咸異之。

龍舒人劉觀。任平江許浦監酒。其子堯舉。字唐卿。因就嘉禾流寓試。餽舟以行。舟人有女。堯舉調之。舟人防閑甚嚴。無由得間。旣引試。觀夫婦一夕既得意。出院甚早。比兩場皆然。遂與舟女得諧私約。觀夫婦一夕夢黃衣二人。馳至報榜云。郎君首薦。觀前欲視其榜。傍一人忽掣去。云劉堯舉近作欺心事。天符殿一舉矣。覺言其夢而協。頗驚異。俄而折卷。堯舉以雜犯見黜。主文皆歎惜其文。旣而觀以夢語之。且詰其近作何事。匿不敢言。次舉果首薦于舒。然至今未第也。傳國

姚行  
可說

衢州江山毛知錄。嘗夢入冥。吏引至一處。若官府。兩廡皆大屋。貯錢

溝中。各以官爲標識。問之曰。此俸祿也。毛視其俸。吏指一處。積鏹五百餘千。曰此爾俸也。位至丞郡。又見傍別積十二千。題曰饒州德興某人俸。毛後爲徽州錄參。值方寇作。州倅逃去。毛攝倅兩月。而賊至遇害。德興某人者。後登第。授一尉。到官一月而卒。劉運使文伯說

信州小兒醫蔡助教者。其鄰嘗遺火。隨卽撲滅。事不聞官。他日蔡與郡官偶語及。郡官曰。是不可不懲。卽白郡將。逮其鄰人繫之數日。乃撻而遣之。鄰人在繫。染疫歸。卽傳其家。不一月。盡室皆死。後數歲。蔡如廁。忽見鄰人逐而毆之。卽得疾死。其鄉人有幹之臨安者。見蔡於通衢露首。二黃衣人驅之北去。鄉人前問勞。蔡曰。吾以公事被逮。將往棘寺。忽忽而別。鄉人歸。始知蔡已殂。其見之日。乃其死之日也。

周濟美  
司說

大參王公子明。未貴時。待一倅缺。夫人嘗夢有人見呼。運使恭人。喜以語公。公亦自喜。將爲監司。後果爲浙漕。而夫人死。其後公登政府。始知前夢。神告其止於爲運使妻爾。黃倅  
說

文學楊良能邦禮。其妻華亭鄭氏。歸甯適其家。改葬祖姑。啟棺儼然不朽。視其面貌長短。與鄭氏無小異。計其死之年。乃鄭氏生之年也。衆皆驚異。鄭氏甚惡之。因感疾。未幾而卒。楊良能說

宗室士紓。宣和間。以未有子。每歲生朝。爲干道齋。以祈嗣續。一日齋坐已定。忽有丐者。喧門求入。士紓納之。坐者莫肯與齒。竟就下位。食已。衆皆散去。丐者獨留彷徨。士紓揖與語。乃問公所求何事耶。告之。故則曰。此亦易事。士紓方督視徹器。不暇詳款。丐者告去。期明日來。且探懷出藥七粒。日食藥也。令士紓吞之。邑君自屏間望。

見遙呼止之丐者笑而去。士紓握藥以入。邑君令舒視之。但一朱書呂字。數日不消。

王彥邱舍人說二事

蔡純誠通判。與一僧相善。尊宿也。忽得書招蔡。既至。而僧已趺坐而逝。先封小合。囑其徒云。蔡至貧。此合中吾衣鉢金二兩來。則與之。蔡至哭之慟。僧復開目。與語良久。且云當有道人來燒香。非常人也可隨之。當有所遇。言訖瞑目長往。俄果有一道者。至蔡前揖之。道者爇香徑去。蔡隨其所往。行甚遠。道者問。隨我何求。蔡言素苦寒疾。多方不愈。道者乃握其兩手。頃之其熱爲灼。蔡云。今徧體皆緩。惟腦尙冷。則又以手熨其腦。應手卽溫。乃謂蔡曰。勿庸隨我。用所衣布袍贈蔡曰。某年月日。岳陽樓前。用錢三百七十買此。言已長揖別去。蔡收其袍藏之。老年。蔡有故至山東一郡。茶肆中復遇

道者。相見甚喜。袖間出輪竿。緝布縷爲釣。笑擲地。徐引之。得大鯉。相攜酒壚。餽食之而去。

吳興楊禮承務。其母縣主。素與尼法安善。安嘗夜夢。有青蓮花。其女曰。蓮師自嬰孩。則口常作蓮花香。然生四歲而夭。火之。其骨自顛至足。皆相鈎聯。舉之不絕。楊禮承務說三事

湖州妙喜村民相二十。素狡猾。爲一鄉之害。年五十。忽悟所爲。痛自刻勵。日誦佛號。數年不暫輟。忽一日。徧詣素所往來者。自言所積惡業至重。須焚身以懺。各丐薪數束。不旬日。得薪數百束。積高二丈許。結紙菴其顛。刻日自焚。觀者環遠。然村人猶畏之。無敢與之下火。相乃口銜炬。合掌端坐菴中。以炬四然。須臾。煙焰相合。乃至指節燼落。嶷然不動。

臨安下竺式道者。苦行修懺累年。置火鍼于像前。晝夜持誦環遶。遇困倦。卽以指觸鍼而醒之。晚年。兩手惟存四指。建懺堂甚雄。每架一椽。輒一聲。輒誦大悲神咒七遍。建炎間。虜至。積薪其下。焚之。薪爲之盡。而屋不然。乃不復焚。

岳侯死後。臨安西溪寨軍將子弟。因請紫姑神。而岳侯降之。大書其名。衆已驚愕。謂其花押。則宛然平日眞迹也。復書一絕云。經累中原二十秋。功多過少未全酬。丹心似石今誰憇。空有游魂遍九州。丞相秦公聞而惡之。擒治其徒。流竄者數人。有死者。

濟美說  
左司周

皇甫坦。自云數百歲人。言人休咎時。驗嘗館于道院。有人訪之。值其宅出。其人素與相善。留待之。啟其門。封惟一榻蕭然。索席下。得一半臂。鮮血淋漓。驚懼而出。俄而坦至。相接甚驩。顧謂童子。風冷可

於席下。取吾着睡衣來。童子卽取半臂。坦對客衣之。衣甚新潔。初無血也。喜爲人書字。亦多驗者。汪國正遠猷。登第已逾壯室。以未有子爲憂。求字於坦。書一湧字。已而汪授吳江簿。到官而生男。乃悟湧字江下男也。有士人赴省試。坦書落字與之。士人不樂。乃揭榜及第二十三名。因視其字。草頭卽二十。其傍從水。不爲點而作三畫。各字右筆止作一點。乃名字耳。汪彥遠說

李知已任永嘉教官。公廨有一樓。怪不可居。或飛擲瓦礫。或聞歎息謳吟之聲。家人畏懼。莫敢正視。惟知已在家。則寂然。一日郡庠季試。教官例當宿直舍。知已預憂其擾。乃置几案筆硯于樓上。連紙數幅題其前。問怪所從來。令書其後以對。已乃篩灰其下。扁鑄謹識而出。間兩日歸。詢其家。則怪不復作。啟鑄視灰。凝然無迹。而案

上紙書皆盈幅。自言姓石氏。頃隨兄赴永嘉幕。官未至郡。溺死。逮今二十年。營魂蕩無所歸。偶見此樓空閑。故暫寄此。非敢爲厲。近媒者爲議城南洪秀才姻。方且歸彼。不復此留矣。字體纖弱。真女子筆迹。書辭數百言。纏纏有條理。知己亦敬異之。宅日偶至城南忠義廟。其間神像。果有洪秀才。蓋義兵拒寇死事者也。

永嘉陳韶美說

孫機仲郎中紹遠父元善。价居平江。嘗有幹過市。見鬻籠餅者。乃其亡僕。孫自疑白日見鬼。睡之。僕遽前拜祈曰。主翁無然。將使某賈不售。孫問爾已死。何乃在此。僕請孫至居人稀僻處。日壽數未盡。藥誤致殂。而陰府不見收錄。營魂汎然。無所之適。故爲此以度日。今闌闔中。如某者且千數。只如宅中。廣官人乳媼亦是也。謂如不信。第今夕勿令復與兒同寢。彼將怏怏不自得。俟其熟寐。取楊枝。

炭火。醋淬之。以灼其體。必有異。孫甚驚。歸如其說。火之所灼。忽有青煙出衣被間。俄而煙絕。乳媼已失所在。衣被如蟬蛻焉。廣官人者。機仲弟紹祖。字文仲者也。

張判院良臣  
漢卿說四事

支提長老善秀言。其鄉里有人。以田獵畢弋爲業者。其妻晝寢。忽見牀前地裂。深不可測。俯視見城郭屋宇。恍惚間身墮其間。至殿庭。仰望。有王者坐其上。左右皆牛頭阿旁主者。命以大刀斷其手足。剖割心肺。縣挂之。自踵至頂。細剉血肉如泥。乃揉和成團塊。業風吹之。俄復爲人。方其身被慘毒。而其識神在傍。見其屠剝痛苦。不可名狀。旣醒。則身故在榻上。移時始能言。百體餘痛。經日乃定。自後或經歲。或半載。所見輒如此。不勝其苦。一日又然。則聞殿上人謂之曰。當往求善秀長老。說懺悔。可以滅罪。乃如其言。謁秀道其。

故秀教之誦破地獄真言。且爲演說懺滌。自後乃不復覩前事。竟亦善終。

成忠郎傅霖。淳熙庚子。任臨安監。嘗建請於北關。創立新倉。攘取民居八十餘家。毀撤屋宇。老稚流離。怨嗟譴沸。初霖夜坐書閣。草定建請利便。忽見其姊壻林路分家二亡婢。自前行過。徑趨宅堂。方驚愕間。其妻及女皆寐焉。急呼醒問之。云自見其婢自外來。云與小娘子作伐。詢其女而夢協。甚惡之。其女遂病。倉成而地卑濕。或言囊數有渰沒之患。霖愈益憂恐。乃高爲地版。離地二尺。所費不貲。又欲大營備水車骨之具。官無餘鑼。其家素富。乃從妻丐五百緡。妻拒不與。霖窘迫。以刃自裁。救之不死。醫者以桑皮縫合其創。傳藥雖愈。而頸頸攀不復伸。俯首不能仰視。神識沮喪。遂成心疾。

請祠祿以歸。

機車志

卷一

十一

機車志卷一終

# 睽車志卷二

宋 郭象 撰

武翼大夫焦仲。居四明。性嗜殺。日以彈射臂鷹走狗爲樂。所殺不可勝紀。營一宅新成。遷居之。房闌間巨蛇縱橫。至相糾結如辯。殺之復然。家有三男二女。長曰嗣昌。業進士。忽得心疾。朝夕慟哭。云憶其亡父母。其妻謂之曰。堂上坐者汝父母也。何狂易至此。嗣昌憤然曰。此人乃害吾父母者。恨未能殺之。以復讐。然不可與之同居。日挽其妻以出。不可禁止。乃聽其外居。嗣昌竟以病惑死。次子季子。不數年。相繼殂。晚年仲復喪妻。生計益落。孑然一身。獨享高壽。而健啖康強。嗜殺如故。豈佛經所謂魔刀所持者耶。

楊虞仲。眉州人。丁丑王榜甲科擢第。官亦早達。典蜀郡。先是普州樂至縣有臨水精舍。主僧夜夢一貴人跨馬而入曰。我山神也。今暫還。不久當復往歸。寤而有金堂縣尉令習。輿病適至。信宿而卒。習父撫家居。初未聞習病。一夕夢習緣檄歸。喜甚。亟迎門。及下馬。揖而言曰。習不孝。不得終事父母。今當爲眉山楊氏子。名虞仲。後二十三年。仍以直言中甲科。官職顯於今世矣。辭訣而去。父驚愕而寤。其日訃至。撫痛悼甚。宅日物色。訪眉山楊氏。實以是歲生子。及長。名虞仲。登第之年。正習死後二十三年也。提刑何慤。作習墓表。述其事甚詳。虞仲倅遂甯日。令狐氏有訟事。自宅郡送遂甯。慮不得直。乃以墓表墨本。因虞仲賓達之。虞仲亦隱其事。然蜀人多知之者。表弟沈作肅。錄其墓表見遺。

忠愍李公若水。宣和壬寅。尉大名之元城。有村民持書至云。關大王有書。公甚駭愕。視其緘云。書上元城縣尉李尙書。漢前將軍。關雲長押。詰民何自得之。云夜夢金甲將軍告某曰。汝來日詣縣。由某地逢著鐵冠道士。索取關大王書。下與李縣尉。旣覺驚異。勉如其言。果遇道士得書。不敢不持達。公發書。其間皆預言靖康禍變。以事涉怪。即火其書。遣其人不復問。作詩紀之云。金甲將軍傳好夢。鐵冠道士寄新書。我與雲長隔異代。翻疑此事大荒虛。公後果貴顯。卒蹈圍城之禍。兆朕之萌。神告之矣。公始名若水。後改賜今名。其子浚淳。記其事刻之石。

紹興府治。依山林樾深茂。往往有怪。淳熙辛丑。有數卒直宿蓬萊閣。夏熱各散寢。中夜一卒曰張富者。見紅裳女子。冉冉逼近直前坐。

其腹上奮起摔之。忽不見。但兩手狐毛滿把。

汀漳間有古驛多怪。嘗有士人獨宿西廂。乙夜見羣鼠自梁拱間緣壁下地。莫知其數。固已異之。俄又見數鼠共掣一物。若小箱篋然。置地發之。皆袍幘之屬。競取服之。儼如唐裝。冠履皆備。既而遞爲進趨揖遜之狀。士人素有膽氣。拊牀叱之曰。鼠輩敢爾擾人。殊不驚避。遽起取席下白挺亂擊之。倉猝間誤觸燈滅。益盡力撲擊。俄而寂然。明日視牀前死鼠滿地。揚州教官陳德明光宗說

道州孚惠廟靈響甚著。淳熙己亥。彬寇大作。侵軼州境。郡守趙公郎中汝誼以郡無城池。聽民避寇自便。而自誓死守。指使樊謹請入賊。說以禍福。不從。則死之。卽日見害。賊進至江華。距城不一舍。公益憂憤。倦而假寐。見二大夫儒衣冠。貌甚偉岸。來謁。且言母恐。公

意其孚惠之神也。卽具冠帶往謁。俄有燕數千。自祠所隨公朱轡。蜚集黃堂上。翔而爲三。起而復集。喙皆外嚮如一。漏盡數刻。繇所從方陳而去。是夕寇遁。民有被俘逃還者。聞賊言道州號令明信。能使人不可犯。乃捨而去。郡教官章顥記其事刻石。

貳卿周公自彊。淳熙辛丑。自靜江移鎮丹陽。有第宅在上饒。將取道過家。未至。前守舍卒正晝。聞鉦聲。自宅堂出。亟啟鑰視之。則聲在後堂大櫃中。復開櫃尋之。則聲在地下。久之。覺聲寢遠而滅。後數月。公捐館。陳宏甫  
承務說

提轄左帑。張朝奉遜。四明人。始改秩。知常州晉陵縣。任滿挈家東還。夜泊宜興驛前。時正暑。張有子。年二十許。獨與之寢于舡之頭倉。是夜月明如晝。四鼓後。婢輩忽若驚麼。譁言暗中若有人手叢雜。

捦索之狀。又聞缸背亦如拏攫之聲。張驚起呼叱。久乃定。卽開缸門。出立舷邊。號召舟子輩。蓋疑其盜也。已而還寢。則不見其子。呼之不應。明燭索之。無所得。詰缸外人。初未嘗見其出。舉舟惶駭。擾擾以至天曉。對岸有泊舟者。遙謂舟人曰。我曹夜寢缸背。約四鼓時。忽見彼缸背長大人十數。若有所求索。俄有長臂大手十數。出水中。共挾一人入水矣。乃使人沒水求之。得其尸焉。同年陳子榮宗丞說

泉司幹官陳子永泳。每夜用釋氏法誦咒施食。仍爇尊勝咒幡。數紙。嘗宿鈔山驛舍。入夜。有婦人立牀前。叱之。云母恐。我來從官人覓經幡耳。許之。忽不見。明日視而燒之。夜復來。拜謝而去。陳宏甫承務說平江黃埭張虞部家。豪於財。第宅甚宏壯。張爲人質直。素不信巫怪之說。每有興築。不擇時日。嘗作一亭。掘地得肉塊混然。初無割剝。

之迹。俗謂太歲神。張不爲異。命取瓦盆。合而送之水中。竟就基創。且遂名爲太歲亭。又嘗有客至。呼取衣冠。未有應者。俄而所畜犬。首頂其帽。束其帶。背而出。左右駭愕。張徐謂犬曰。養汝幾年。今日始解人意。就取服之。乃出揖客。客退而犬自斃于庭矣。

王日  
承務說

秀州海鹽縣。漁戶楊刺旗。嘗寢漁舟。夜夢被人擒去。刺其面爲旗。驚寤而面頰猶痛。俄而天曉。亟起就艤。照之初無迹。第見魚鰐擁出水面。團結成塊。擲網盡得之中。有一物。如鼎狀。持歸刮洗泥垢。則純金也。因是致富。秀人至今呼爲楊刺旗家。

承信郎  
潘周翰  
伯詳說  
楊

華亭陳之方。爲泉司屬官。未赴任。聞故人有任維楊倅者。陳往謁之。留館廳事之側。一夕就寢。似夢非夢。見一婦人來言曰。我城隍夫人也。今城隍當代去。次及公。故來相報。陳還家而卒。

潘周翰  
承務說  
七事

閩中一士人。居華亭。有趙通判者。居烏程。約士人爲館客。久未得往。  
士人偶閑步至獄祠。見一婦人緩行。一僕持一小青蓋。且挈香合。皆子。從其後。徧詣殿廡。拜而焚香。畢事而出。士人隨之。行數十步。  
婦人回顧。問士人何姓。士人告之。因復問婦人姓氏。則不答。笑以  
所持扇示之。上有書念七三字。士人疑其娼家姓第。但怪無書姓  
者。未及詳語。婦人迭取僕所持銅絲香合。以授士人。卽前行去。復  
隨之一里許。入一寺中。人迹稠雜。忽失婦人所在。後數日。趙倅遣  
僕馬持書來迎。正二十七日書也。士人異之。旣至書館。每以所得  
香合。愛玩常寘几間。一婢常來書館。視童稚輩。每諦視香合。酷似  
趙亡妻。棺中舊物。入言之。倅取驗視。信然。因問士人所從得。初猶  
諱之。扣之再四。乃備言曩日所遇。倅問婦人服飾狀貌。乃其亡妻。

叢塗寺中也。悲惋久之。卽議舉葬。啟殯視棺側有小竅。僅容指云。  
淳熙庚子夏四月。湖州烏程岳祠。啟黃籙醮會。西殿鴟吻。有蛇蟠遶  
其上。法師葉以十四日夜拜章。言於衆曰。一二日必有風雷之變。  
時連日晴明。天宇澄廓。纖雲不飛。衆以其言不驗。至十六日暮夜。  
濃雲鬱興。須臾蔽空。迅雷風烈。雨雹交下。雹大如彈。屋瓦爲碎。衆  
皆凜然。移時乃定。靈壇供具幡旗之屬。儼然如舊。署無漂濡。乙夜。  
雲歛月明。視鴟吻併與蛇皆失所在。翌日訪郊外。初無風雹之驚。  
蓋是時飄擊之勢。止數百步間也。

平江士人王大卞。家貧既卒。其友周逸卿。爲率平日交游。哀金作設  
冥佛事。以薦悼之。翌日。逸卿有故出城。囑其家謹扃鑰。初夜。外門  
轟然自開。若有人直入。連呼逸卿。大卞專來奉謝。家人驚遽出視。

但門已闢。聞無他覩。

平江潘擇可。崇甯五年。以舍法貢入京。未至。夜夢衣褐挽車三十輛。其弟端夫衣綠隨其後。至政和三年。擇可以上舍釋褐。後三十年。端夫始就恩科。乃悟挽車三十者。三十載也。

平江人王亨正。嗜牛炙。忽病瘧半年。百藥無效。沉頓中。夢黃衣人告云。汝勿食牛則生。更食則死。既寤。誓不復食。病亦隨愈。

京師有道人姓鄭。持一銅鈴。終日搖鳴闌闈間。丐錢爲食用。餘則分惠貧者。號爲鄭搖鈴。宣和末。忽逃遷南來。維揚搖鈴丐錢如故。夜則寄宿逆旅。久之。謂主人曰。吾將死。願以隨身衣物。悉寘棺中。而焚之。已而果死。主人如其言。昇棺出城。舉者漸覺輕。復聞鈴聲。如在數十步外。俄而鈴聲漸遠。則棺愈輕。若無屍。至焚所。啓蓋視之。

惟一竹杖而已。

吳江檀邱村人陳布袋。業匠氏。其婦家在震澤。淳熙辛丑。有故來謁其外姑。將至。路逢相識金大郎者。相揖而過。陳先聞已死月餘矣。私怪之。欲至妻家。詰其信否。入門拜其外姑。又拜其妻祖。而伏不能起。扶掖已不省人。昇臥榻上。手足拘攣。若被執縛狀。閱兩時頃乃醒。始言路逢金事。方拜欲起時。金忽自外入。直控其頸。卽覺昏憤。若有人猝之。東去海岸山顚。執問曾見金某。日爲某事否。對以與金初無干涉。皆不知之。傍有人持文書展視。云誤矣。即執陳投別一山上。乃自尋歸路。自臨安由德清所過街衢。人物不異當時。至澠溪。距震澤十八里。見嶽祠甚雄。面正向北門外。路平闊七八丈。入者紛紛。絕無出者。凡其所識。近亡歿者。往往見之。澠溪素無

獄廟心獨怪之。旣入門，欄楯皆純鐵。有人叱之出曰：汝未當留，卽由路東還過市橋。遇後金露首。有人驅之甚速。陳問何忽猝如此。金且行且應曰：彼急取案追攝對公事耳。陳徐至家。若過高阜甚峻。有人自後推扑。遂醒。

沈梭省幹  
說二事

吳江蠡澤村人朱三。有子年十三四。傭於應天寺僧。子孚房爲行童。淳熙戊戌九月間。孚往近市張灣橋黃家作佛事。朱童立門外。見羣兒拾螺蚌水中。徃從之。忽見白衣人呼之。與偕行至塘岸。與坐地上。取泥作團。強令吞之。復以泥塞其鼻耳。則昏不知人。俄覺有人毆其背。泥盡脫出。開目見金甲人。令跨一犬。乘之若南去。甚駛。卽至其家。犬躍去。而朱童仆臥籬落間。家聞呻吟。出視甚驚。莫知所從來。詰之不能語。昇歸。久之始醒。乃言其事。其家素事真武甚。

謹。疑其陰護也。

沈蒙老博士。初爲太學率履齋生。晨起盥顙已。盆水尙溫。忽變牡丹花狀。枝葉扶疎。蘿蔓相承。宛然如畫。次年同舍登科者十餘人。

老蒙

孫構說  
四事

開德府有士人。家有水甕。忽有菌生其腹。隱然而出。植根甚堅。觸之不落。數日大如人手。光潤輝然。真芝草也。陶器堅滑。非可生物。理莫可詰。

龍州汧源縣公宇。一夕堂門已扃鎖。忽有妓女數人。執樂器遊於庭下。令之妻適見之。妓女俱前禱曰。妾等久爲土地祠樂妓。丐爲誦法華經。廻向則可藉以往生。妻以語令。翌日乃請僧誦經于廟。其夜復見前妓來謝而去。數日又有如前來禱者。亦爲誦經。如是者。

三後令君夜獨燕坐。忽有鬼物。狀甚獰怪。前曰。土地神謝君。妓女無幾。卽皆令往生。吾且乏使。當移禍君家。令叱之。遂不見。自後妓女亦無再來禱者。令家亦無恙。

滄州有婦人不食。惟日飲水數杯。年四十五六。而面貌悅懌。人問不食之因。自言幼年。母病臥床。家無父兄。日賣果于市。得贏錢數十以養母。值歲歉。穀貴難食。乃仰天禱曰。今日所獲。不足以活二人。顛天憫之。使我飲水不饑。庶所得可盡以供母。遂臨井飲一杯。果不饑。自是亦不思食。又數歲。而母卒。時不食已三十年矣。

執政府候兵在章。嘗因小疾。忽昏憤。不知人。越一日乃醒。自言初見二人。若公皂。持檄來逮去。如行山野間。數十里。入大城門。至一官府。引立庭下。有王者坐殿上。問姓名鄉里。叱吏云。誤矣。令引觀地。

獄數處。指示受罪者。云此皆不忠不孝。昧心害物者。已而復引出城。若非向來所經。或過市里通衢。見人鬼淆混。有相識者。與語如不聞也。俄出一崖穴。送至其家。入門見身臥榻上。追者先留一人。守視其傍。迎語送者曰。復還耶。吾守之久餒甚。已食其心半矣。奈何恍惚間。推仆榻上乃蘇。自此疾雖愈。而嘗怔忡恐怖。或遺忘顛錯。若失心狀。久之。因出行中途。遇一道人。瞪目視之。曰。汝心乃失其半也。吾爲汝療之。令市一牛心至。則道人割取其半咒視。乃令食之。章頓覺心地安泰。不復驚怯。問道人姓氏。怒曰。吾牛心道人也。何問爲。不受謝而去。章追逐至稠人間。遂失所在。右史趙舍人說

鎮江士人。亡其妻悍妬。買妾不能容。每加凌虐。妾不能堪。屢欲投繩。士人憂之。有幹之金陵。丁甯懇諭其妻而行。去家纔兩日。忽中夜

聞枕前切切之聲。不見其形。自言卽其妾。引決死矣。懇求爲誦經追修。士人大憂。恐亟遣仆歸。爲其區處。暨仆還。得家信。則妾故無恙。鬼復夜至。士人詰其妄。欲奏章治之。鬼哀祈實非妾。因公憂慮之切。故假此以覬薦拔。自此不敢復出。幸勿見治。但今業已至此。不能獨廻。須且相隨。以俟公歸。許之。自此悄然。士人幹畢將還。約親故十人。同遊鐘山。士人先至。憇僧房以俟。忽復聞鬼語。士人方怒叱之。乃云。非敢爲厲。有少事奉報耳。九客皆已至山下。其間第幾人乘螺。第幾人騎白馬。此二人宅日貴人也。問何以知之。曰。二人所遇鬼物皆避道。餘則不然。一人者。葉審言樞密。其一人也。時方爲小官云。

紹興甲寅七月十四日。吳縣光福雅宜山一村夫。以事私恨其母。遂

萌梟獍之心。懷刃挈榦。與母同之近村看親。中路請母藉草飲。意欲乘醉行逆。時天晴霽。俄有黑雲驟起。大震一聲。擊其子殞道傍。母初不知。而怪其衣中懷刃。有知其謀者。始以告焉。又長洲縣北原村農夫謝三二。不敬其母。動有悖言。乾道庚寅夏五月雨霽。欲治田水。詈母而出。纔至田所。大雷震死。范公懋德老承務說九事

紹興五年六月。大雷震無錫蘇村一民家。所用斗秤。盡掛于門外大樹之杪。行人皆見之。蓋其家每輕重其手也。

紹興三年癸丑八月五日。平江長洲縣地震。自西北方來。樹林皆搖動。父老云。元祐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已嘗如此。又紹興十三年癸亥。三月十五日清明。大雪盈尺。

熙甯間。有人授泗州貽盱令。自陳乞改名雍觀。時王荊公當國。怪其

名無義理。因問改名之故。對云。夢中神告如此。固亦自不曉其義。後其人之官。一日自城還邑。從吏卒行渡浮橋。忽大風驟起。鼓其衣裾。盡沒淮水。已而從者拯救皆免。獨不得令。事聞朝廷。荆公曰。向見此人無故改名。且疑雍觀二字。或有出處。因閱山海經。乃知其爲水官之名。固慮其有水厄。今果然。其後縣僚或夢雍觀驅從甚盛。往來淮岸。疑其死爲水官也。

常熟縣東北百餘里。地名塗松。有姓陸人業屠。隆興初。繫一牛始下刃。牛極力索絆。負刃而逃。陸追之數里相及。牛反顧。以角觸陸。腹穿腸潰。立死。

錢仲耕郎中佃。任江西漕。按部晚宿村落。夢青衣數百。哀鳴乞命。明日適見鬻田雞者。感夢買放。傾籠出之。其數與夢無差。

常熟縣湖南村富人王翊烹一鵝已去毛入釜。鵝忽鳴。家人走報。翊不之異。熟而食之。後數日。疽發於背。病甚。顧家人云。前有二吏追我。且與茶令先去。越二日。又云官逮我急。勢須一往。問追者限在何日。復自應曰。明日。翌旦果殂。

睽車志 卷二

二十一

睽車志卷二終

# 睽車志卷三

宋 郭彖 撰

淳熙庚子辛丑歲，平江比年大旱。常熟縣虞山北葛市村，有農夫姓過，種田六十畝。歲常豐熟，過覬例免秋賦，亦偽以旱傷聞官，果得免輸。自以得計。明年壬寅夏，飛蝗驟至，首集過田，禾穟皆盡。而鄰比接壤之田，蝗過不食。又有二農家，不得其姓，畎畝東西相接。東家淳樸守分，西則狡猾暴狼。淳樸之家當苦之。是年蝗至，盡集西家。農弗之較，但祝云：「果有神明，蝗當自去。」明日，蝗復飛集西家，東田無傷焉。

常州一村媼。老而盲。家惟一子一婦。婦一日方炊未熟。而其子呼之。田所。婦囑姑爲畢其炊。媼盲無所覩。飯成。捫器貯之。誤得湯器。婦歸不敢言。先取其當中潔者食姑。次以饋夫。其親器臭惡者。乃以自食。良久。天忽晝暝。覲面不相覩。其婦暗中若爲人攝去。俄頃開明。身乃在近舍林中。懷掖間得小布囊。貯米三四升。適足給朝晡。明日視囊米復如故。寶之至今。予始聞此事。竊謂晝暝得米。或孝感所致。如郭巨得金之類。至謂囊米旦旦常盈。則頗近迂誕。然范德老爲人誠懸。必不妄傳。而村婦一節如此。亦可尙也。故錄以爲勸云。

常倅陳森。按視北使宿頓至屬縣無錫。暴得疾。其子克棄兄弟。自成。拏舟迎候。解維已昏暮。時夜暗。舟中明燭。克憂憇不能寐。舟有偕

行者。炙內飲酒。三鼓後。忽有物狀如獮猴。自水中躍登船艤。偏重且沒。舟人惶遽叱之。其物索肉。亟擲與之。乃沒。

魏惔上舍說三事

宜興陳宰冕。有幹過宿富陽客邸中。夜燈暗且滅。見壁間有人影。舉動若傀儡狀。陳驚懼。擲枕抵壁。邸主問知其故。推門爲明其燈。乃已。明日詢之。乃一弄傀儡人。客死其室。方數日也。

鹽官馬大夫中行。妻悍妬。一婢免乳。卽沉其子。雜糖穀爲粥。乘熱以食。婢竟以血癬而殂。乃取其子。同坎瘞之後。數年。妻爲厲所憑。自言坐血池中。受無量苦。上訴於天。今當偕詣陰府。其家禱之。且許以誦經飯僧。皆不從。且云。主母今亦數盡。故得我相近。又云。馬在世僅有三年之壽。妻竟死。傳此事時。馬尙存。

盛大監勛。紹興初。知襄陽。單騎之官府。治有一樓。爲公退燕息之所。

勛常獨居樓上。屏左右。命一老兵守其下。臥榻之前。置大浴斛。取漢江水。滿注其中。日易新水。老兵久而疑之。乘勛晝寢。登梯隙壁竊視。乃見一大鯉魚。金鱗赩鬣。游泳斛中。如覺有窺者。注目壁隙。凝然久之。老兵驚懼趨下。自是徹去斛。不復取水。岳州張佐才承務說

米元章知無爲軍。喜神怪。每雨陽致禱。則設宴席于城隍廟。東向坐。神像之側。舉杯若相獻酬。往往獲應。每每得時新茶菓之屬。輒分以饋神。令典客噭傳言以致之。間有得緡錢于香案之側。若神以勞送者。嘗晨興呼譙門鼓吏。問夜來三更。不聞鼓聲。吏惶恐。言中夜有巨白蛇。纏遶其鼓。故不敢近。米領之。叱吏去。不復問。故郡人疑其鱗精。至今父老猶傳道之。

劉知常襄陽人。其兄爲襄陽縣之胥魁。知常始生。皓首赭面。里俗謂

之社公兒。年十四五。隨閭里出游萬山。俄獨行迷路。望遠峰之顛。有光景。趨卽之。見一道士。坐磐石上。憩以迷路之狀。且告之饑。道士袖出一物。餌之。頓覺果腹。道士指以歸路。且約明日復會此。知常旣歸。一宿而皓首變黑。面晳如玉。如期而往。道士已在。遂授金丹之訣。且告之曰。吾桐栢真人。若歸他日。苟欲見我。一念及我。卽至。遂辭歸。自是脫然。有遺去塵世之心。以母老不能違侍側。乃於所居之傍。闢草廬以居。時人謂之草菴居士。而真人常降其室。崇觀間。徽宗聞其名。詔藥珠殿侍宸。徃襄陽尋訪知常。與偕至京師。崇見於內殿。驗其方術。知常取鹽數斛。布地上。疏爲畦畛。每畦相去數寸。爲一竈。取藥置竈中。有頃。悉成金蓮子。又取故敗鐵器錢鑄之類。以藥點化。皆成黃金。上神其術。賜以金冠象簡緋袍皂襪。號

丹華處士。眎朝散大夫。以其所作黃金爲金寶輪。頒藏天下。神霄宮知常又自作金合數百。貯所煉丹。分遺公卿。太師蔡元長京贈之詩。有萬鑑黃金手化鐵。五色綵雲神授丹之句。蓋記其實也。爲無縣說

和州兵火前。嘗新建兵官廨。舍既成。兵官者。絜妻孥入居之。翌日。日宴而門不啓。兵級輩怪之。呼門不應。乃毀壁以入。而室之戶扃復毀而入。乃見布席于地。盃盤肴核狼藉其上。而兵官與其妻孥數人。皆踣其傍死矣。衆甚駭懼。卽以聞府。乃掘其處。深數尺。得二長石。發其下。各有二骸。疑其滯魄之爲怪也。

無爲軍城內。有秀溪者。初名錦繡溪。始未有城。溪水與外通。中有珠蚌。入水者足或履之。其大如席。旋卽失。蓋亦靈異。或夜傍水際啟

殼。吐其光明皎如月。照地數丈。秀之名。蓋取川媚之義也。其後築城。絕不通外。珠遂不知所在。

泉州故陳洪進所據也。州之便廳。至今郡守不敢登。廳階常有劍影極分明。障之不能掩。削之不能去。郡人神而畏之。屋今敝甚。而不敢葺。近城法石寺。洪進墓在焉。傍有小冢。則其女之殯也。女年及笄。未嫁而死。時或形見。遇者輒死。有連江尉龔遂良。游寺中。夜見之。翌日與人言。吾體中大覺不佳。且囑後事。肩輿亟送至家而殂。又士人王宗衡。因至寺中。偶便旋於墓側。卽得心疾。狂易不知人。逾年乃愈。李顧言朝奉說二事

治平丁未歲。漳州地震。裂長數十丈。闊丈餘。有狗自中走出。視其底。皆林木枝葉蔚然。

泉州永春縣。昆湖村民蘇二十一郎。爲行商。死於外。同輩以燼骨還其家。蘇之神隨至。語言如嬰兒。或見其形。亦能預言人休咎。有親舊往視者。蘇輒令其妻具飲饌。待之酒肴。皆不索自至。其神每來。率以黎明時。先遠聞空中擊鉦聲漸近。既至。如風雨然。自簷楹間而入。村人敬而畏之。相與立廟祀焉。至今猶存。

黃童朝  
散說

翟公遜大參汝文鎮會稽。歲嘗大旱。於便坐供張。命典謁者迎釋迦佛。及龍王像。與府丞同席。而自坐西嚮。盛具乞雨于二像。明日大雨霑濡。臨街有樓。怪不可居。民因作神像于樓上。事之甚謹。莫敢正視。公遜過之。有瓦礫自樓飛擲。正中帽簷。公遜大怒。駐車召戎官。撤去神像。毀其樓爲酒肆。一日出游。聞路傍民舍聚哭。問之曰。家有婦。爲鬼所憑。召僧道作法治之。莫能已。公遜曰。審如是。胡不

投牒訟於府。民勉從之。明日狀其事訴焉。公遜大書曰。送城隍廟。依法施行。令民齋詣廟。以褚鑼焚之。且囑曰。三日鬼不去。可來告。至次日中夜。民家覺大旋風。遶舍屋瓦皆飛。病婦忽自床起。顛倒踉蹌。投門而出。家人追及門外。共執持之。移時乃蘇。云初見有人持牒來云。城隍追汝。遂隨之出。皆不省其他也。自此遂愈。公遜罷鎮。歸渡錢塘。潮未當應。公遜禱而請之。須臾潮至。其異皆如此類。而性資詭詭。居於常州。建大第。市瓦數十萬。公遜取視之。嫌有布紋。曰吾方奉親居此。豈可置布紋於頭上耶。以巨挺一時擊碎。陶者請曰。卽不用布。無以藉坯。公遜命取糴數十疋給之。鄭咸平老奉議說

光州定城主簿富某。秩滿挈家還鄉。道經合肥。與其師有舊。留連數日。館於佛寺。一夕既寢。聞箱篋中切切有聲。疑其鼠也。明日發視。

中有金釵數隻。皆寸截之。別篋貯羅縠甚多。皆細剪如簾紋。富大驚異。出對寺僧說之。僧曰。是何愚鬼。此寺素未有怪也。言訖。僧所服三衣。皆已剪如綾縠矣。明日謁帥。作于客次。復舉其事。且云。所將布帛悉壞。惟衣服幸全爾。俄視其衣。已剪如前。富大懼。亟辭而去。後亦無宅。

李記言說  
無爲進士

明州育王塔。靈感甚多。魏丞相南夫人。秦國大夫人。祥除飯僧寺中。丞相夫人慶國姜氏。然香于臂。有高麗僧適在其間。咨嗟贊異。俄丞相之猶子鯉門。指塔級間有佛現。丞相隨所指視之。良信。衆皆爭觀。悉現佛像。而各不同。或見金像鐵像。或肉色相。或見半身。或惟見頭髻。或惟見面。觀者駭異。丞相乃於諸像中。詢衆目所同見多者。命工圖之。

程迥者。伊川之後。紹興八年來居臨安之後。洋街門臨通衢。垂簾爲蔽。一日有物如燕。倏然自外飛入。徑著于堂壁。家人歸僅取五六寸。而形體皆具。容服甚麗。見人殊不驚。小聲歷歷可辨。自言我玉眞娘子也。偶至此。非爲禍祟。苟能事我。亦甚善。其家乃就壁爲小龕。香火奉之。頗能預言休咎。皆驗。好事者爭往求觀。人輸百錢。乃爲啟龕。至者絡繹。阜程氏矣。如是期年。忽復飛去。不知所在。

士人李璋妻徐氏。美艷而性靜默。居常外戶不窺。惟暮夜獨行後圃。璋初不以爲異。但每自後歸。則口吻間若咀嚼物。他日密隨覘之。則徐氏入一竹叢間。俛面捫地。若有所索。歸仍咀嚼。夜於枕邊摸得一白石子。但視皆有齒痕。若齧殘然。已而視其箱中。齒痕之石

甚多。始怪而詰之。終隱不言。始徐氏甚妬。自齒石之後。遂不復妬。更爲寬容。璋寢婢子別榻。皆縱不問。如是累年。乃病卒。

四明人鄭邦傑。以泛海貿遷爲業。往來高麗日本。一夕舟行。聞鑱鼓聲。自遠而至。既而漸近。則見一舟甚長。旌旗閃爍。兩舷坐數十百人。嘯呼鼓棹疾進。漸近若畏人舟。徑沒水半里所。復出鼓棹如前。舟師云。此謂鬼划船。蓋前後溺死者所爲。見之者不利。邦傑乃還。張騫初爲福州安南縣丞。郡有指使張悅。以州檄到縣。頗傲慢不遜。騫心銜之。後知福州。而悅爲本路巡轄。馬遞至州上。謁騫踞坐廳事。引悅廷參。悅甚不堪。誦與紛糾。騫命廷卒加捶。時韓王世忠駐建州。騫卽械送之。申牒憇言。悅當私悅田路分之女。強逼與亂。韓王大怒。斬悅於軍門。騫後知袁州。一日坐書室。忽如中惡。仆地不

醒。左右扶掖進湯藥以少蘇。乃亟命取朝服來。家人問之。答曰。適見張巡轄來。便相捽拽。今須與同往辨理。言訖而卒。

從義郎呂仲權說二事

紹興初。福建寇亂。賊魁曰張義。張萬全。葉百三。凶焰頗盛。提刑李稷臣諭降之。二張譖葉於稷臣。且言初無降意。將復爲變。稷臣信之。乃植大柱於通衢。取葉以鐵索鎖縛于柱。熾炭圍遶。醯和五辛飲之。備極楚毒。稷臣躬臨視之。葉大呼曰。我已就降。何罪至此。體皆焦爛乃死。自是稷臣每獨坐時。見葉在側。大惡之。後三年。稷臣遍體生瘡胞。狀如火灼。痛不忍。竟卒。

元城先生幼子景道。元城在貶所。嘗晝寢。夢一道士來寢。頃之得家書。報其內子生男。而誕辰卽夢道士日也。先生異之。俄還自貶所。視所生男。狀貌宛然。夢中所見也。故名之曰景道。鍾愛之。異於它。

子。暨元城再貶嶺外。景道生九年矣。忽得疾。卒於家。元城聞之。悲悼不能自勝。南海道士有異術。元城命醮。以致其魂。景道果見形于位。謂元城曰。吾昔爲道士。公爲淄清節度。因射誤中吾臂。出血四合而死。今以撫育之恩。猶當償其半。元城於是爲刺臂血。書般若心經以薦之。

汴河岸有賣粥媼。日以所得錢。置鋤筭中。暮則數而緝之。間得楮錢二。驚疑其鬼也。自是每日如之。乃密自物色買粥者。有一婦人。青衫素襯。日以二錢市粥。風雨不渝。乃別貯其錢。及暮視之。宛然楮錢也。密隨所往。則北去一里。所聞無人境。婦人輒四顧。入叢薄間而滅。如是者一年。忽婦人來謂媼曰。我久寄寓比鄰。今良人見迎。將別媼去矣。媼問其故。曰。吾固欲言。有以屬媼。我李大夫妾也。

舟行赴官。至此死於蓐間。橐葬而去。我旣掩壤而子隨生。我子無乳。故日市粥以活之。今已期歲。李今來發叢。若聞兒啼。必驚怪。恐遂不舉此子。乞嫗爲道其故。俾取兒善視之。以金釵爲贈而別。俄有大舟抵岸。問之。則李大夫也。徑往發叢。嫗因隨之。舉柩而兒果啼。李大夫駭懼。因爲言。且取釵示之。李諦視。信亡妾之物。乃發棺取兒養之。明仲知縣說

王陔字希武。參政綯之子。有第宅。在平江之崑山。陔居家艱。獨處于廳事之側。其家婢妾頗衆。夜則扃鎖堂門而寢。一夕有老乳婢。夢中若驚麁。其聲初甚微。呴呼不醒者久之。婢輩驚起。就榻視之。則無見矣。舉家驚駭。明燭四索。無所得。乃開扃徧索于外。得之西圃池亭之側。坐以胡牀。而耳目鼻口悉爲泥塞。急扶掖洗剔去之。則

已昏然不知人矣。昇歸灌沃湯藥。移時竟死。其宅牆垣四周。而中門扃鎖。則不通內外。不知何從而出也。時傳其地墓故漏澤園也。宣政間何決。湍流橫潰。不復可塞。有河清卒牢吉。往來壞堰之傍。相視塞河之策。忽聞有呼其姓名者。至於三四。比近聞無人。尋呼聲出葭葦間。迫視乃一大𧈧蟆。蹲高如人。異而拜之。蟆問爾數。往來何爲者。對以河決不可塞之狀。蟆卽吐一物。舉蟠承之。狀如生離支。以與吉曰。呑此可沒水七日。卽能窮堰決之源。或有所覩。切勿驚也。且授以沉置菱健之法。云堰成須廟以鎮之。吉拜謝。忽失蟆所在。自此遂善。沒水深行河底。見決處下有龍方熟寐。出如蟆所教。河決迄塞。而建廟焉。李知縣昭  
明仲說

許式字叔矜。赴調京師。歸行由汴岸。舟有呼許侍郎者。直詣式舟。式

曰誤矣。某小官也。其人笑曰。君即是矣。某與君有先契。聞君將歸。故欲一見。因探懷出物一襲。曰。以此贈行。異日得十四歲女子。乳即可餌也。許大訝。且奇之。徐發得白石數塊。堅瑩可愛。因緘藏之。是後凡曆數任。得倅博州。一日行縣還。太守謂曰。近一事異甚。民家一小女。不夫而孕。父母弗能堪。今在禁矣。而情未得也。許曰。其年幾何。曰十四歲矣。許忽憶曩事。特詰問之。女子涕泣曰。實無宅。但一日嘗洗衣溪傍。南岸忽有人呼某小字者。誤應之。乃一道者。熟視都無一語徑去。方應聲間。忽若有感。自爾成孕。初不知其所自也。許因訪道者容狀衣服。卽汴岸所見者也。大神其事。令人謹養視女子。及產子。取乳以磨所藏之石。應手如膏。因卽餌之。經月餌盡。乳卽止。而子死。召其父母。告以實。而釋之。其後果登禁從。享

年八十。容色童潤。如少壯時云。退鄉人說蔡津。

睽車志卷三終

# 睽車志卷四

宋 郭彖 撰

姚大夫安禮嘗暮宿驛舍。僕輩各已休寢。時夏夜盛熱。不得寐。獨起散步屏後。聞庭下簌簌有聲。隙屏窺之。正見一叟。蟠然素衣頂冠。長纔尺許。策杖緩行。仰首視月。以手加額。姚初意其神物。屏息不敢驚。俄一蟋蟀飛過其前。叟卽舉杖。一擊墮地。俯而裂食之。姚乃拔劍逐之。轉過廳側廊廡後。走入鬱棲而滅。挿劍識之。明日命僕發視。得一白蟬甚大。傍有故鐵托火筋各一。蓋其冠杖也。乃殺之。驛舍舊多怪。自此遂絕。說二事 陳襄仲謨

張無盡之子龍圖公家于義興郭外。有故遣僕入邑。舟行數里。日將

沒。見一婦人行岸上。手挈油畧。迎舟而過。僕熟視。卽家故婢招喜也。名呼之不應。去愈疾。停舟追及之。方悟其已死。因問爾今安在。婦人遠指岸側一古木曰。吾居是間。復問須油安用。曰。吾遍體創裂。藉此膏潤。則痛少差耳。且謂僕郭門外精舍老僧。戒行嚴潔。惟日誦金光明經。爲吾求誦十部。以資冥福。當卽往。僕如其言。訪僧誦經。還過其處。擊木呼之。俄有白衣叟。出水穴中。曰。招喜得經。已受生矣。煩再爲吾誦十部。僕方問其何人。忽不復見。他日復訪。僧誦經。但以木中老人回向云。

宋左藏覘。嘗言家故澤州有第宅。園圃牆角有古塚。因治地發之。得一石誌。題曰。郡守李公之墓。壘石爲藏。棺中朽骨一具。無宅物。而棺之側。斲石爲乳婢。抱哺一嬰兒。不知其何爲也。

士人李陽錫。嘗得疾。惟脊骨間痛。不可忍。百藥攻治不效。若此數十年後。因改葬其父易棺。遷其骸。脊骨節間。有大白蟲。乃撥去之。自此脊痛頓愈。吳大任承務說

宗室趙白璫。居明州小溪。游俠尙氣。建第宅甚雄。嘗暮行溪濱。見有物自其宅門出。乃一熏籠自行。蹣跚勃窣。徐過其前。驚顧之間。乃疾行入水而沒。俄而伯璫死。張漢卿省幹說

常州華嚴寺僧道良。爲知庫數年。多所乾沒。忽臥病危惙。長老道素。夜夢良來云。且往近庄養疾去。逮曉則報良已卒。俄近庄報牛夜產犢。而病一目良素眇。皆驚訝。他日道素按視近庄。取犢視之。見素淚下。素謂曰。汝知庫耶。業報如此。當隨吾還寺。牽犢作麵。供衆以償宿負。犢卽隨肩輿以行。不待驅逐。旣至寺。日作麵兩石。有常

課主者竊增其數。擅至常課卽止。驅之竟不行。或呼知庫良公撫勞之。則淚下。有僮行斥良名罵之曰。盜常住賊。則怒目奔觸。人力不能制。素令日以僧食啖之。酸謙至頓食五十枚。僧從簡言親見其事。

紹興辛未歲。四明有巨商。泛海行十餘日。抵一山下。連日風濤不能前。商登岸閑步。絕無居人。一徑極高峻。乃攀躡而登。至絕頂。有梵宮焉。彩碧輪奂。金書榜額。字不可識。商人游其間。阒然無人。惟丈室一僧。獨坐禪榻。商前作禮。僧起卽坐。商曰。舟久阻風。欲飯僧五百。以祈福祐。僧曰。諾。期以明日。商乃還舟。如期造焉。僧堂之履已滿矣。蓋不知其所從來也。齋畢。僧引入小軒。焚香淪茗。視窗外竹數筒。幹葉如丹。商堅求一二竿。曰。其持歸中國。爲偉異之觀。僧自

起斬一根與之。商持還。卽得便風就舟中。裁欲竹爲杖。每以刀鎔削。輒隨刃有光。益異之。前至一國。偶携其杖登岸。有老叟見之驚曰。君何自得之。請易以簾珠。商貪其賂而與焉。叟曰。君親至普陀落伽山。此觀音坐後。旃檀林紫竹也。商始驚悔。歸舟中。取削葉餘枝室藏之。有久病醫藥無効者。取枝煎湯飲之。輒愈。

程仲謨  
知錄說

程泳之沂。爲平江崑山宰。秩滿。其弟鉅爲府監倉。乃攜其家就居焉。一日泳之方與妻對食。忽有髑髏。自空墮几案間。舉家驚愕。泳之爲祭文而埋之。不數日。泳之妻病。日寢加劇。一夕爲鬼所憑。下語云。我李貫也。爾先爲吾妻。酷妬特甚。三婢懷姪。皆手殺之。今使吾無後。職汝之由。吾旣死。資財且多。曾不爲吾廣作佛事。以伸薦悼。乃盡奄有。爲再嫁資。吾已訟于陰府。不汝置也。妻遂冥然。有道士

善治鬼。使視之。道士取幅紙密咒。展示童子。童子佈曰。正見一庭下。有人袍笏而立。傍有二婦人。皆被髮流血。庭中擣一婦人。鞭之甚楚。程視之果然。遭鞭者乃其妻也。道士曰。此已爲陰府所逮。疾不可爲也。程懇其徒。欲其少蘇而訣。道士復作法。書篆文焚之。童子復視。則曰。鞭者已停筆矣。程亟入視其妻。果漸蘇醒能言。問之。乃言前嫁爲李貫妻。實嘗殺婢。故爲所訴。乃囑程集篋中某物。皆貫故物也。可貨以飯僧。已而竟卒。

陳盈食  
說

有士人寓迹三衢佛寺。忽有女子夜入其室。詢其所從來。輒云所居在近。詰其姓氏。卽不答。且云。相慕而來。何乃見疑。士人惑之。自此比夜而至。第詰之。終不言。居月餘。士人復詰之。女子乃曰。方將自陳。君宜勿訝。我實非人。然亦非鬼也。乃數政前郡倅馬公之第幾。

女。小字絢娘。死于公廨。叢塗于此。卽君所居之隣。空室是也。然將還生。得接燕寢之久。今體已甦矣。君可具斤鏤。夜密發棺。我自于中相助。然棺旣開。則不復能施力矣。當懵然如熟寐。君但逼耳。連呼我小字及行第。當微開目。卽擁致臥榻。飲之醇酒。令放安寢。既寤。卽復生矣。君能相從。再生之日。君之賜也。誓終身奉箕箒。士人如其言。果再生之。曰。此不可居矣。脫金握手。俾士人辨裝。與俱遁去。轉徙湖湘間數年。生二子。其後馬倅來視。遷葬此女。視殯有損。棺空無物。大驚。聞官盡逮寺僧鞠之。莫知所以。馬亦疑若爲盜發取金帛。則不應失其屍。有一僧默念數歲前。士人隣居久之。不告而去。物色訪之。得之湖湘間。士人先子然。復疑其有妻子。問其所娶。則云馬氏女也。因逮士人。問得妻之由。女曰。可併以我書寄父。

業已委身從人。惟父母勿念。父得書。眞其亡女草札。遣老僕徃視。女出與語。問家人良苦。無一遺悞。士人略述本末。而隱其發棺一事。馬亦惡其涉怪。不復終詰。亦忌見其女。第遣人問勞之而已。一縣盧

承連德廣說二事

待制盧知原。知某州日。有軍卒妻生子。未週歲而死。既殯葬。輒夜歸乳其子。卒與語。則不應。復謂之曰。死生異路。生兒飲死者乳。恐不相益。亦不應如是。此夜而至。卒懼且疑曰。是未必果亡。妻或鬼物所爲。不去必害此兒。乃密置刃席下。是夜復至。舉刃逆之。應手而滅。明日卒臥未起。有扣門者。出應。乃捕吏。卽執之曰。爾殺人。視血蹤。自藏尋之。直至妻墓。有屍伏于冢上。其腰受刃。流血而踣。卒辭實不殺人。視屍狀貌衣服。宛然亡妻也。因自述其事。隣里爲証。妻

實病死。葬且多日。乃發冢驗之。棺空無物。待制之子連。親爲予言之。且云此獄適當盧公罷州之際。竟不知後政。何以決之。

蘇州崑山慧聚寺。僧如遠善醫。多受謝遺。致富而不守戒律。一日遇寒食節。邑人陳監倉裏。作裏蒸百枚。分半饋之。遠發器食。解包盡成泥塊。俄而遠卒。謨仲說

蜀道多山鬼。有小吏遠迓憲車。同行數人。日將暮。見道傍一婦人。携汲器。立溪側。小吏就丐飲。且挑狎之。婦人初無難色。談笑而道之。吏引手捫其胸臆間。皆青毛長數寸。冷如水。吏驚呼而走。婦人大笑。挈汲器徐步而去。李仲明云司馬端行說

辛未趙榜。有進士魯櫟。省試納卷畢。將出門。偶思省題詩。誤押旁韻。倉皇反走五幕求之。時卷軸混淆。山積。人語喧哄。決謂不可檢尋。

歎恨憂沮。適一老吏問其故曰。吾能爲公取之。璪賂鏹二十千。吏卽入幕於亂卷中。一探得之。以授璪。乃塗竄其誤。吏囑曰。謝鏹幸爲送吳山坊某人家。卽我家也。璪喜謝而去。越三日。往訪其家。則云某人者。故大常吏人。死已旬日矣。詢其狀貌。正貢院所見者也。璪驚暗。因語其故。且感其德。以鏹付其家。已而登第。

建炎間。泉州有人泛海。值惡風。漂至一島。其徒數人登岸。但見花草甚芳美。初無路徑。行入一大林。有溪限其前。水石清淺。衆皆揭涉。得一徑。入大山谷間。俄見長人數十。身皆丈餘。耳垂至腹。卽前擒數人者。每兩手各挈一人。提携而去。至山谷深處。舉大鐵籠罩之。長人當一人看守。倦卽臥石上。捲其耳爲枕焉。時揭罩取一人。褫去其衣。衆共裂食之。內一人。竊於罩下。壞土爲窟。每守者睡熟。卽

極力掘之。穴透得逸走。至海濱。值番舶得還。言其事。莫知其何所也。

武康鄭丞  
咸平老說

湖州武康監稅周光。以職事被檄入府。館於一寺之僧堂。每夜常見聖僧像前。鼠盜其供物果實之類。入於像座之下。一日乘闕於座下尋之。則鼠乃聚故碎經紙爲窯。內有新生鼠四枚。皆無足。宛轉啾啾然。蓋毀經盜果之報也。

崑山慧聚寺山畱中。有開山響大師石像。前有二石虎。一夕忽失其一。他日有人見於常熟虞山中。石重非可倉卒徙置。不識何物憑依爲怪耳。

金陵舟梢李某者。其妻言有一姊。平日惟誦金剛經。死十餘年。近其夫家。欲火其骨。啟殯。朽化都盡。惟其肝心。宛然獨存於白骨間。略

無損敗。旣火化。愈堅如臘然。蓋誦經之驗也。

建炎間術者周生。觀人書字。分配筆畫。以知休咎。車駕自明駐杭時。虜騎驚擾之餘。人心危疑。執政戲呼周生偶書杭字示之。周曰。懼有警報。虜騎將逼。乃拆其字。以右邊一點配木爲兀下。卽爲兀。不旬日。果傳兀朮南侵。趙相秦樞。廟謨不協。各欲引退。二公各書艮字示之。周曰。趙公卽去。秦必留。日者君象。趙書退字。人去日遠。秦書人字。密附日下。日字左筆下連。而人字左筆斜貫之。蹤跡固矣。欲退得乎。旣而果驗。

吉州民家。有畫入定觀音像。供事甚謹。一日像忽閉目。其家初疑兒童爲戲。明日視之。復閉如初。方大驚異。後數日。其家一僕。忽自經於佛堂。

黃知縣童士季說

紹興壬午歲。海陵有貨藥者。牽一牛。臂脣間生一人面。耳目口鼻皆具。傍出一人手。如嬰兒臂。外兄胡元常親見之。

峽江水中。有物頭似狻猊。而無足。自頸以下。扁闊如疋練。粘涎如膠。喜食馬。土人謂之馬皮婆。有浴馬於江者。輒伺無人。揭舉其尾。覆罩馬背腹間。曳之入水。土人或繫馬於岸。其物擲尾罩之。馬繫不得去。而其物膠不得脫。則捕而殺之。仲說李昭明

章思文。福唐人家。世貧窶。思文以鉤距心計致富。初一武臣。忘其姓名監秀州華亭縣鹽場。貪汚不法。多受亭戶賄賂。任思文以爲肘臂。約所得中分之。武臣者。以方在任。欲匿其迹。故受賂多寄思文所信。之不疑也。秩滿受代。乃從而取之。思文盡乾沒不與。武臣者。不勝憤恨。致疾以死。思文暮年。始生一子。鍾愛之。而其子幼。則多病。治

療之費。竭產不恤。年六七歲竟死。思文慟悼。恨不身代之也。蓋棺之際。痛不能捨。復舉面纂撫之。則其子面已變如向武臣之狀。盛怒勃然。懼而亟瘞之。

趙謙之  
司戶說

成都楊道人。本坊正也。素嗜酒無行。遭杖罰者屢矣。嘗於市肆遇異人。風采秀聳。楊日與之飲。凡日所得。悉爲飲費。久之。異人曰。能從我遊乎。然子有妻子之累如何。楊曰。棄此直差易耳。歸則手書與妻訣。仍尋配嫁之。一子數歲以予人。他日復遇異人。則曰。累已遣矣。因自述其詳。異人曰。誠然乎。當隨我所之。楊敬諾從之。復痛飲酒。墮日暮。乃於將出城。是夜月明如晝。異人前行。相去常百步。初如行十餘里。乃下路。望大山林蔚茂處。漸行草莽中。又數里。楊覺履地甚濕。繼而水沒足。乃大聲呼曰。迷路入水矣。異人曰。第前無

苦也。楊復前。水寢深。又行一二里。則沒膝及股。而異人前行。無異平地也。乃解衣深涉。水及腹。俄及胸臆。楊猶進不已。則水已承頤。乃復大呼。以水深不可進。異人嘆曰。惜哉。子未可往也。恍惚間。如夢覺。乃身在城壕橋上。異人亦在其傍。卽於橋下。取一小鐵鎗。及於腰間。解一皮篋。贈之曰。子緣未至。乃長揖而去。追之數百步。忽不見。楊自是發狂。或悲或喜。語言無倫。如病人。往往預言人休咎。學道者從之寢多。每月八日。輒於貧丐者。自府治之前。分坐通衢兩邊。直抵城門。楊以鐺煮粥。令其徒昇以自隨。躬以杓盛粥給丐者。仍於皮篋中。取錢與之人二十文。丐者率數百人。而所給常足。季修撰任四川都漕。治所在成都。常邀相見。敬待之。子弟輩與之狎。或戲匿其篋。楊索之不得而去。度明當施貧。乃來求取甚力。

既得。欣欣然置腰間。以手撫之。錢已滿矣。身衣敝衲。或贈以新衣。卽服之。顧視喜笑。仍收其故衲。或求之不與。明日視之。敝衲如故。新衣隨卽施於貧者盡矣。一日謁李時。方獨坐後圃之舫齋。楊視左右無人。曰。吾餉使君一物。卽作嘔嘔之狀。鼻涕涎沫交下。吐出一物。以掌承之。明徹如冰玉。令李吞之。李有難色。遲疑間。楊卽復自吞之。跳入齋前池水中。大呼殺人數聲。李命左右扶去。不數月而李卒。又有寇先生者。有道之士。李亦招接之一。一日寇自山居詣城謁李。適出赴府會。子弟請坐書室。寇忽問曰。運使每出赴公會。宅厨亦破食料否。子弟曰。然。寇曰。某來特報一事。近至冥府。視運使食簿無幾。宜極裁節。子弟初不之信。未幾而李果卒。二事殿撰之孫明仲。親爲予言。又云。是時復有席子先生者。不知其何許人。

亦莫詳其姓氏。蓬頭垢面。以一席裹身。伏於官道之側。以食與之。  
卽伸首取食。必盡數日。不與食。亦不飢。所處不復移徙。未常見其  
溲便。蓋亦異人也。

李明仲  
言四事

宣和間。沂密有優人。持二子。號曰胡孩兒。年各六七歲。童首而長鬚。  
所至觀者如堵。自云。其婦攀生此二兒。生而有鬚。亦不知優人所  
自來。後失所在。尋而胡醜亂華。蓋人妖也。

逆亮末年。自製尖靴。頭極長銳。云便於取鞶。而足指所不及。謂之不  
到頭。又爲短鞭。僅存其半。謂之沒下鞘。其後渝盟犯順。果爲其下  
所叛。死於江上。

暖車志 卷四

十八

暖車志卷四終

# 睽車志 卷五

宋 郭彖 撰

李尙書悰。居密州城東都曹之舊廨。素傳多怪。空不敢居。李初得之。未徙居間。一日有鬻冠珥者。過其後門。見數婦人。各買冠珥以入。鬻者意李之後房。待其取直。久立門側。聞不復出。轉至大門。詢之。則扃鑄甚嚴。見守舍卒。告之故。卒曰。空宅耳。乃與啟關入視。則冠珥之屬。或列置竈上。或懸掛壁間。李既入居。一夕獨坐書室。張燈觀書。令滿注膏油。俾僕各休寢。夜分。燈缸忽無故自墜。覆書冊上。李亟呼燭視之。缸正安几上。油膏如故。無涓滴沾污。乳母携小兒戲。便坐階側。有竹簾滿貯石灰。小兒至簾所。大驚呼乳母。走從之。

云適見一小人立灰中。面甚醜怪。他日視土地祠中木偶。小兒指曰。此卽前日灰中所見也。李後修治其屋。開通屏障。撤屋瓦改覆。每瓦溝下。寘細書天童神咒一軸。以厭之。怪不復見。

李通判者。忘其名。一女既笄。選擇佳婿。久未有可意者。一日有陳察推者。通謁與李有舊。敘話甚歡。因言近喪偶。且及期矣。言及歎歎流涕。且言家有二女。皆已及嫁。思念逝者。悲不自勝。李女自青瑣間窺之。竊謂侍婢曰。是人篤於情義。如是決非輕薄者。得爲之配者亦幸矣。因再三詢其姓氏。每言輒及之。陳時年逾強仕。瘠黑而多鬚。容狀塵垢。素好學能詩。妙書札。李喜之。每歎曰。使其年貌稍稱吾女。亦足壻矣。女聞之。竊謂傅姆曰。女子託身。惟擇所歸。年之長少。貌之美醜。豈論也哉。由是家人頗識女意。媒議他姻。則默不

樂。父母怪之。曰豈宿緣耶。乃遣媒通約。陳初固拒。以年長非偶。其  
議屢格。則女輒憂憤。或愠不食。父母憂之。固請。不得已。乃委禽焉。  
女喜甚。既成婚。伉儷和鳴。撫陳之二女。如己所生。謂陳曰。女已長。  
婚對將及時。不宜緩也。朝夕屢以爲言。且廣詢媒妁。不半載而嫁。  
其長女。傾貲奉之。陳以季女。尚可二三年。妻曰不然。趣之猶力。陳  
辭曰。縱得壻。今無以備奩具。妻曰。第求壻。吾爲營辦。又數月。亦受  
幣。亟議嫁遣。陳曰。奈何。妻忽謂陳曰。君昔貯金床下。盍取用之。豈  
於已女而有吝耶。陳大驚曰。汝何從知之。但笑而不言。蓋陳實嘗  
埋金。他人無知者。因取用之。不期年。而二女皆出適。妻謂陳曰。吾  
責已塞。今無餘事矣。當置酒相賀。乃與陳對飲。極量懼甚。各大醉  
而寢。翌旦醒覺。妻忽驚遽。大叫曰。此何所耶。顧陳曰。爾何人也。陳

大驚。疑其心疾。媵侍輩圍守。妻驚恐惶惑。問曰。我何爲在此。媵侍曰。夫人成親一年。豈不省耶。妻都不曉。俄其父母至。撫慰之。因歷言其本末。妻大慟曰。父母生我。不爲擇配。此人醜老可惡。忍以我棄之耶。不肯留。乃送其家。自言恍如夢覺。前事皆不知之。陳亦悟埋金之事。惟其亡妻知之。疑其繫念二女。而魂附李女。以畢姻嫁也。後竟仳離而改醮焉。異哉。

王教授伯德言

李允升。字子猷。毘陵人。紹興甲戌歲。登第。再調官。知建康府上元縣。方待闋次。一日家居。燕坐書室。忽見黃衣。聲喏於庭下。云。齋到。勑牒。李驚曰。吾新任勑牒。久已取至。豈復有此。黃衣人卽探懷取一黃牒。授之。乃大署曰。李某可充荆陽坊土地。李方以自有新任。辨爭間。則已有人從羅列庭下。黃衣人曰。必未欲赴。須白之城隍。乃

扶上馬。徑詣城隍祠。亦以新任自理。神曰。天符不可違。可自署狀。願新任滿日赴上從之。神命送之還。將出見里人張某者。荷械於廡下。李悟其已死。前問其良苦。張曰。煩歸謂吾兒。吾嘗於某年月日發心作一醮事。手疏釘置梁拱間。人無知者。令爲我償此心願。生至家。從者乃聲喏辭去。恍然身乃坐胡床上。歷歷記其事似夢非夢。家人皆不覩其他。但見其咄咄獨語。復舉手如握筆書字狀。因詣張氏。道其所見。其家如言索之。果得張手疏。宛然不差。李後到任。坐罪流嶺南。竟未曉荆陽之說。

蜀人孫思文。美風姿。每自負其標韻。娶妻姝麗。伉儷之間。相得歡甚。一日偕詣神祠縱觀。思文指神像謂妻曰。彼孰與我美。妻曰。卿似勝也。夜歸。思文夢神召責之。叱令換其面。卽有數鬼。捽至一處。見

若假面數十。取其間頷頸蹙額大醜者。割去面而易之。驚呼而寤。以手捫面。覺有異。呼燭視之果然。妻卽怖死。孫大悔恨而已。

臨川屠者張某。晚年頗悔其業。自以宰殺物命至多。必受惡報。又其體至豐肥。乃日誦佛號數百聲。畫佛像瞻禮。惟祈命終之日。不值暑熱。人皆笑之。如是積十數年。忽盛夏死。其家素貧。無以棺斂。人謂必臭潰矣。俄天大雨。停屍破屋之下。漏下如注。遍濕其體。經夕悉凝爲冰。凡停三日。畧無變動。鄰里爲營葬之。魏良佐通判說二事

表弟魏良佐。嘗自長沙逆婦折氏。還三衢。未至家十里。暮夜不能前。泊舟溪岸中。夜月色如晝。舟人皆寢。聞紅尾拍浮之聲。疑其盜也。起視。見一人援柂欲上。操篙擊之。其人釋柂而詈。語音嘲哲不可曉。始懼其爲鬼物。倉猝移舟避之。隨舟而罵。聲益厲。中流極深。而

其人常出半身於水面。且行且罵。二三里去舟益遠。乃默無聲。諦視流乃屍也。至家未久。而折氏病卒。

福州郡治王審知故宮也。便坐極雄麗。郡守至者。莫敢升。稍涉庭墻。卽有文身見於梁間。郡人或傳。昔嘗有郡守失其姓名不之信。至卽視事於便坐。須臾有叱聲出於屏間。守謂曰。吾以朝命守此。便坐吾所宜居。鬼物若何擾人。應曰。吾居此久矣。累政皆見避。公何獨見逼耶。守叱之。鬼曰。吾不汝校。當有與汝抗者。守不以爲然。自是比日升便坐。旬餘守方據案。有卒被酒挺刃突闔而入。刺守殺之。左右亦殺卒。噫。是果審知之神乎。將卒以酒而狂易。適與神之言會乎。抑守之命固及此。而神因藉以爲靈乎。夫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則神或有之矣。然郡守而視事於便坐正也。鬼而亂。

天之居非正也。以非正而害正。不爲濫誅乎。昭昭在上。有又聽而弗問乎。或者以審知故國。天假有靈。使有所歸。則廟食足矣。奚至奸亂於人如此乎。昔吳興郡。於廳事爲神坐。以祀項羽。號憤王。甚靈響。前後二千石。皆於廳拜。祠以輶下牛。而避居他室。及蕭爲喻彥太守。著履登廳事。果聞室中有叱聲。彥喻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據此廳事何也。因遷之於廟。而廢牻牛之祀。竟亦無他異。而視審知。固不可同日道。至其爲鬼。亦不若項羽之服義也。

紹興間。一郎官不欲言其姓字。踈蕩不檢。一朝士與之善。朝士家有數妓。容至必出。以侑酒。郎官者。與一妓私相悅慕。而未得間。一日郎官折簡寄妓。與爲私約。朝士適見之。妓不敢隱。具言其故。朝士曰。然則非爾之過。當爲爾輩爲一笑資。姑答簡與之。期以來夕。密

會於西廂。且云主人者適有故之城外。越日乃歸。此機不可失。郎  
一得簡。喜不自勝。如期赴之。妓先已待於會所。引入屏後曲房。妓  
先登榻垂幔。命郎官解衣而登。暨前褰幔。則妓已自榻後潛去。朝  
士者方偃臥榻上。瞠目視之。郎官羸露。惶遽欲走。則門已閉。朝士  
謾爲好辭。謔之曰。與公厚善。何爲如此。妓女鄙陋。不足奉君子之  
歡。已遣歸矣。惟公勿訝。徐起復曰。某家使令稍衆。不略相懲。彼將  
觀望。無所畏憚。乃呼羣僕。掖之於柱。以巨竹挺撻之二十。流血及  
裸。呼服謝罪。復謂曰。與公素善。故不欲聞官薄。示庭訓。亦不泄於  
宅人也。乃遣出。亦不與衣。其人狼狽遁還。明日朝路。仍復相見如  
故云。

慮德廣說

無爲有陳氏。家貲累百巨萬。而主人者。貌甚寢陋。時謂之陳獮猴。起

宅於郡治之西南。頗華壯而多怪。紹興改元。大盜焚劫之餘。觸目荆棘。有賈知丞和伯。借其宅居之。堂後地形隆高。夏夜納涼。忽聞絲竹之聲甚微。而清遠可聽。屬耳久之。乃在地中。疑古塚也。

平江陸大郎者。家頗富厚。有別業在平山。一庵僧與之素善。僧所置產業。率皆寄陸戶內。既久。陸遂萌乾沒之心。僧索之不與。乃訟之官。陸多推金錢賂胥輩。僧不得直。反坐誣詐。僧不勝忿恨。乃日焚香。望陸門而拜。且禱願爲其子。取償所負。久之僧死。逾年而陸生子。以年長始立嗣。鍾愛之。號曰小大郎。稍長。游蕩不檢。家資爲耗。陸不之禁也。及陸死。小大郎者奉葬甚厚。是後妄費益侈。不數年財產蕩盡。無以爲計。乃伐墓木以易斗升。旣童其山。則又託言風水不利。發取其棺。及甃甓之屬。盡賣之。焚其骨。棄燼湖中。人皆謂

小大郎卽僧後身。蓋伐木焚屍之酷。非至讐不忍爲也。今世之不肖子。以貧故。若小大郎所爲者多矣。是雖名爲子孫。安知非宿世冤憎。願力之重。假託以償其忿耶。但業緣所牽。一經歌羅邏位。則不復自知耳。

鄧光錫  
都承說

游學士醇捐館。棺際舍利湧出。靈座亦有之。其邑封爇香祝之曰。性相空寂。况此幻身。本來無有。旣到這裏。莫作野狐精魅。俄而舍利皆不見。

表兄魏守  
高佐說

士人鄭鑑。虛中假玉還僧舍。教授生徒居久之。日覺瘦悴。友人訪之。見其露臂。膚革虛黃。如蟬蛻然。怪而問之。虛中恍惚若譖語者。曰。居妻家亦頗樂。偶自瘦耳。虛中初無室家。友人疑其妖魅所感。驚謂之曰。君未嘗娶。何者爲妻家。得無妄想耶。虛中遽若省悟。但唯

唯愧謝而已。是夜卽得疾。繼而殂。寺僧云。所其寓室。有數政前兵官子婦之棺。座其下。而鄭初不之知也。他日兵官之家。發取其殯。棺壞易之。見其屍初不朽。而自腰腹以下。肌肉如生人。始悟虛中。蓋與之遇也。

何庇尉說

朱藻字元章。徽人。某年南宮奏名。方待廷試。有士人同寓旅邸。士人便服。日至瓦市觀優。有鄰坐者。士人語語頗狎。因問其姓字鄉里。皆與元章同。士人訝之。又云。某幸已過省。而不得及第。今且欲部中注授差遣。士人益怪之。未及祥詰。適優者散場。觀者鬨然而出。士人與鄰坐者。亦起出門。將邀就茶肆與語。而稠人中。遂相失。士人歸邸。與朱言共。及拊掌笑其妄人。以朱登科。故冒其名字也。頃之庭對。而朱以犯諱。降學究出身。且就部覲。因追憶曩者。士人所

遇蓋鬼也。益知科名無非前定。

司農及寺丞躬明說

秦奎爲鄂州都統司幹官。嘗於長安買一妾歸。居數年。生一男。其妻嘗以事怒之。過勝。妾不甚忿。厲聲曰。我非人也。何乃苦見凌逼。妻叱之曰。汝非人是何物。妾卽應曰。我乃鬼耳。忽變其形。長大容質。不異。而顙抵屋極。舉家駭愕。已復如故。詰問之。終不言其所以。其家以其子慕戀之故。亦不遣之。今猶在其家。

周師禹佐叢說

曹滋字仲益。嘗以幹至衢州江山縣。縣有江郎廟。滋聞其靈響。往拜謁焉。廟有二女像。甚美。俗傳江郎之女。滋心悅慕。注視甚久。見一像。若動目相盼者。驚懼而還。夜夢其女來與之偶。久益狎。往往暮夜不夢而至。間與滋論文。多所啟發。俄而滋苦羸疾。其家命道士作法驅之。女怒曰。相慕而來。非有利於子。何乃見逐。吾不可復

留此。會曹亦將行。送之出州境。泣別而去。

七舍  
稱說

斬瑤者丹陽牙校。嘗得譴。避地維楊。與其妻偕謁后土祠。甫瞻禮間。妻遽得心痛。寢劇不省人。與歸卽死。郡人素傳有五通神。依后土祠爲崇。瑤不勝哀憤。旣歛火化畢事。卽具羊酒。詣城隍廟。禱且訟。翌日暮歸。還經后土祠東空曠處。見婦人獨行漸近。乃其妻也。相持悲慟。妻曰。我感君掛念之恩。且有憾焉。君旣訟於神。神俾我還。旣被焚。乃無所依。君若不忘平生伉儷之情。當爲至懇。萬一再生。瑤請其故。妻曰。城南十五里外。有茅君者。有道術。君往求焉。言訖而隱。瑤詰朝走城南。訪茅君。果得於村巷中。茅簷荆扉。教授村童十數人。瑤前拜之。茅起遜謝。再四不已。茅問來意。瑤具陳其故。茅初笑曰。此何等事。而告我。拒之甚力。繼之以怒。瑤懇益勤。茅默然。

良久曰君真篤於伉儷者姑以事狀來瑤已素備卽探懷出狀茅  
覽之就其書几取筆連書數十字類隸草淡墨欹橫茫然不可曉  
語瑤曰持此北去十里所有林木神祠扣扉當有應者卽以授之  
瑤如其言至則茂林陰翳廟極邃深森然可畏勉扣其扉有青衣  
童出受書而入俄頃復出斬竹一根囑瑤曰騎此但閉目東行當  
有所覩瑤跨竹去如駛馬時竊開目則竹止不行所向皆荆棘復  
閉目則又迅馳久之忽覺自止開目乃見粉垣華居若王侯居第  
有人引瑤入指東廡下小門令瑤入觀廻廊四合中有婦女或笄  
或卯以百數而妻在焉近語瑤曰感君之力今冥官許借體還生  
城東有朱氏年十八九某日當死我之精魄徑投其體則再生矣  
然彼身則朱氏女也君當往求婚冥數如此必可再合也復遽曰

君不宜久。此送瑤廡門。瑤出門亦隨閉。廻視殿堂。皆神物想像。亟趨出門。所乘竹故在。倉卒復跨之。瞑目覺去愈疾。如行三里所。忽若馬蹶墮地。驚顧乃在城濠側。已昏暗嚴鼓後矣。褰及揭水。攀墻垣以入。至其日。訪城東朱氏。聞其女病甚。瑤固已疑。徊翔鄰近。至午後。聞其家哭聲甚哀。移頃。哭聲遽止。詢之曰。女復蘇矣。瑤怪其事頗驗。暨復訪茅君。則室已虛矣。自是暇日。時一至城東。密訪其鄰。皆云朱氏。女自還魂。神識不復如舊。至不識其父母兄弟。但口時間。斬瑤何在。瑤因託媒氏通意。父母聞瑤姓名。已駭愕。遽入謂女曰。斬瑤今來議汝婚矣。女曰。此我夫也。自此口不言斬瑤。其家竟以歸之。宅日瑤從容訪以朱女。及其故妻前事。皆懵然不省云。

毘陵薛季成元功紹興乙卯登科。再爲邑令。不能脫選。時意倦遊。乃請於朝以歸。命下。以通直郎致仕。未幾病卒。無子。其姪爲主後事。且錄致仕告身。寘之棺。倉卒間。誤書左字爲右。其姪亦不之審也。居無何。夢爲人逮至一官府。季成據案坐。作色數之曰。吾平生讀書。僅得一官。自謂不負筆研。今乃誣吾進非科第。使吾愧見同列。奈何。命左右挺之數十。姪憫然。夢中憶昨誤。乃再三引咎。季成色稍霁。叱令改正。乃釋之使去。姪既醒。別書告焚之後。不復夢人疑。其爲神云。

費堯承  
說三事

晉陵丁端叔連。乾道初元。赴鄉舉。未試前數日。夢人授以勑牒。視其文曰。鄉貢進士丁可留云。端叔旣寤。私喜。欲易名可留。又念語不雅馴。乃止。既試畢。考官丁可者。見一試卷絕愛之。以病先出院。屬

同考官必令寘之前列。及發封乃端叔也。始悟丁可留之證。竟以是舉登科。

錫山許宗美琮。紹興己卯。隨計吏試禮部。與同舍禱於太一宮。默以所見爲得失之識。觸目一碑云。坐落黃茄天。宗美以犯落字。大惡之。是歲果被黜。後入太學爲諸生。以壽皇登極恩赴省。復詣宮。如前禱焉。禱已。周行廊廡間。才舉足。則見二神位。云河魁從魁。宗美甚喜而出。洎南宮揭榜。何自然爲省元。而宗美以詩賦魁前場。蓋識二魁之姓名云。

# 睽車志卷六

宋 郭彖 撰

鹽官上管場亭戶鄖守興。紹興十八年夏旱。田苗皆槁。鄰人相率訴於縣官以免稅。守興曰。吾聞旱乾而投訴。即是訴天。且吾家二稅。並是折鹽。何用訴爲。乃獨不預名。明年夏復大旱。一鄉盡成枯槁。惟守興田。時時得雨。是歲獨稔。收倍當年。曹元裕  
省幹說

成忠郎張珏。靖康間。隸禁旅。都城失守。衆潰爲盜。常過金州一山寺。縕徒皆已竄避。乃聞一僧房後。婦人笑語聲。怪而尋之。乃大蛇蟠結數堆。驚視之際。俄失所在。知光州趙謙  
之說四事

邵彪大夫未第前。夢黃衣人持春榜來。欣然取視。榜背乃有已姓名。

而下注一龍字。寤而自解。謂必應龍首之選。來春登第。乃在行間。餘年而耳聰。始悟龍者。謂聾也。

宣和間元而州西酒樓。一道人來。索酒痛飲。初不自錢。將去。取筆題詩壁間。偶到皇都。翫月華。笙歌留我醉流霞。勸君不用悲塵世。天上人間咫尺家。乃探懷取藥匕許。拭杯卽成黃金。以償酒直。明日譁傳都下。禁中聞之。以銀十兩。易其杯去。

奉直大夫錢璣。乾道丙戌。任臨安倅。嘗夢一偉丈夫。黃衣冠曰。吾土宿也。熟視錢久之。曰。一軍足矣。覺言其夢。謂當得軍壘。俄而病卒。初錢再娶張氏。悍妬。且不事事。傾橐嫁其二女。家貲蕩盡。至不能葬。時葉夢錫丞相。奉使餉君朱方。其子說之。詣葉告急。乃俾部無爲。軍錢綱。得水脚資數百千。以畢葬事。始驗一軍之說。

呂仲發顯謨。宰吉安日。縣圃有大杏一株。十月間。忽開花四朵。全是一  
蓄穢。殊不類杏。自是呂從劉恭甫樞密之辟。不逾年。凡四遷秩。亦  
花之瑞也。仲發自說

平江凌知縣。建宅桑林巷。頗壯麗。而多怪。門戶時自開闔。或飛擲瓦  
礫。居既不安。乃損價鬻之。有閩太尉者。買之以居。其怪如故。人皆  
謂凶宅。轉鬻不復售。適官創武憲公廟。乃折買其材。而總管開光  
得其地。上有銀杏樹。大數圍。枝幹蔚茂。覆地甚廣。開疑怪所依。乃  
伐去之。且發其根下。得遺骸一具。支節皆全。棄湖中。今復爲宅。而  
怪不復見。許昇助教說

紹興丁卯秋。樞密沈公。以臨安教授。被漕檄考試。拈蒼旣入院。夢朱  
衣六人。坐於堂而會議。時考官至者。已六人。予亦被檄考校。而獨

後未至。沈與同官言其夢。曰郭簿必不來矣。暨予尋至。皆謂其夢無驗。俄而同官龍游縣丞。有親戚當就試者。舉子譁言紛紛。丞竟不自安。引嫌不待試而出。考校竟止六人。

常熟縣破山寺僧堂。李唐新建。柱有雷神書。凡三虎。蓋昔人所傳謝仙火之類。內一柱題字最端謹可識。云助溪作火田。凡六字。上一字作從。具從力。字書所無。字皆作隸體。倒書入木三分。不類雕刻。然各去地丈餘。與舊說身長三尺者差異。

劉先生者。河朔人。年六十餘。居衡岳紫蓋峰下。間出衡山縣市。從人丐得錢。則市鹽酪徑歸。盡則更出。日携一竹籃。中貯大小筆。櫻帝麻拂數事。遍遊諸寺廟。拂拭神佛塑像。鼻耳竅有塵上。即以筆擦出之。率以爲常。環百里人。皆熟識之。縣市一富人。嘗贈一納袍。劉

欣謝而去。越數日見之。則故褐如初。問之云。吾幾爲子所累。吾常日出庵。有門不掩。旣歸就寢。門亦不扃。自得袍之後。不衣而出。則心繫念。因市一鎖。出則鎖之。或衣以出。夜歸則牢關以備盜。數日營營。不能自決。今日偶衣至市。忽自悟。以一袍故。使方寸如此。是大可笑。適遇一人過前。卽脫袍與之。吾心方坦然。無復繫念。嘻。吾幾爲子所累矣。嘗至上封。歸路遇雨。視道邊一塚。有穴。遂入以避。會昏暮。因就寢。夜半將睡。覺雨止。月明透穴。照墳中。歷歷可見。甃甃甚光潔。北壁惟白骨一具。自項至足。俱全。餘無一物。劉方起坐。少近視之。白骨倏然而起。急前抱劉。劉極力奮擊。乃零落墮地。不復動矣。劉出每與人談此異。或曰。此非怪也。劉真氣壯盛。足以翕附枯骨耳。今兒童拔鶴羽置之懷。以手指上下引之。隨應。羽稍折。

斷。卽不應。亦此類也。

趙三翁名進。字從先。中牟縣白沙鎮人。自言遇孫思邈授以道要。從之十稔。一日留於縣境濱澤村。曰。切勿離此。非天子召勿往也。俟吾再來與汝同歸。宣和壬寅歲。果被召見。館於葆真宮。頃之丐歸。徽廟詢所欲。奏曰。臣本歸兵。去役未有停放公憑。願得徐賜。餘無所欲。卽日降旨。命開封府尹盛章出給。其實年已一百八歲矣。技術無所不通。能役使鬼神。知未來事。吹呵按摩。疾痛立愈。密縣墮門山道友席洞雲築室於獨絕嶺。瀑水潭側。慕其清峭高爽。落成甚喜。旣遷入。百怪畢見。未及一年。禍變相踵。席謁翁。且告之故。翁曰。得無居五翦之地乎。席曰。地理之說多矣。素未聞五箭之說。敢問何謂也。翁曰。峰顛嶺脊。陵首隴背。土囊之口。直當風門。急如

激矢者。名曰風箭。峻溪急流。懸泉瀉瀑。衝石走沙。聲如雷動。晝夜不息者。名曰水箭。擊剛爍燥。斤齒沙磧。不生草木。不澤水泉。硬鐵腥錫。毒蟲蟻聚。散若壞壤者。名曰土箭。層崖疊巒。峻壁巉岩。銳峯峭岫。拔刃攢鷔。聳齒露骨。狀如浮圖者。名曰石箭。長林古木。茂樾叢薄。翳天蔽日。垂蘿蔓藤。陰森肅冽。如墟墓間者。名曰木箭。五箭之地。射傷居人。皆不可用。要在回環紓抱。氣象明遠。形勢寬閑。壤肥土沃。泉甘石清。乃爲上地。固不必一一泥天星地卦也。子歸依我言。去凶就吉。當自無恙。席悉遵其教。居止遂安。有頓保義公孺者。苦冷疾二年矣。幾至骨立。百藥不効。一日方灼艾。翁過之。詢其病源。頓以實告。翁令徹去火艾。時方盛暑。俾就屋開三天窗。放日光下射。令頓仰臥。揉艾遍布腹上。約十數斤。就日光炙之。移時覺

熱透臍腹。不可忍。俄而腹中雷鳴。熱氣下泄。口鼻間皆濃艾氣。乃止。明日又復爲之。如是一月。疾愈。仍令爲之一百二十日。自此病不作。壯健如初。且曰。此孫真人秘訣也。世人但知着艾炷。而不知點穴。虛忍痛楚。耗損氣力。日者太陽真火。艾旣遍腹。又且徐徐照射。功力極大。但近六七月爲上。若秋冬間。當以艾十數斤鋪腹。蒙以綿衣。熨斗盛炭火。徐熨之。候聞濃艾氣方止。亦其次也。其術每出奇而中理。事跡甚多。嵩山張壽昌朋父爲之記。

睽車志卷六終

宣統三年六月付印

(暖車志)

宣統三年七月出版

定價大洋八角



出版者 上海藜光社  
發行者 上海藜光社  
印刷者 上海藜光社  
分售處 各省大書局

房東上海四馬路巡捕  
首惠福里

藜光社

